上津云客户端
看往期电子报

两个打柴人（外一篇）

徐 鲁

“蹲墙根,晒木碗。”这是洒渔镇一带乡民的一句熟语,就是人穷志也短、好吃懒做、不求上进的意思。乡村振兴工作队在洒渔河边的老鸹村住下来后,对这里的乡亲们发誓说,要是不把老鸹村变个样儿,就再也不回昆明去了。

老鸹村的人在私下议论说,这几个年轻的驻村工作队队员,是不是在说大话?周爷爷听了这话,叹口气说:“一个锭子捏不到天亮,一根竹竿刷不到头啊。年轻人把话说得这么绝,真是把自己的退路都挖断了。”周爷爷打心眼里疼爱和感谢这些从城里来的年轻人。

周爷爷是洒渔镇远近闻名的种苹果大户,虽然他不是老鸹村人,但都是山前山后、同属一个镇子的近邻乡亲,老鸹村能早日脱掉贫困帽子,他哪有不盼望、不高兴的道理?所以,能帮上忙的,周爷爷就尽力帮忙。老鸹村想种什么果树,凡是周爷爷晓得的技术,都毫无保留地贡献出来。周爷爷跟家人说:“早几年,上级领导不是让我做个带头人,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吗?你们晓得,我哪来的这个本事?小朱书记他们来了,老鸹村总算有个盼头了!”

周爷爷还想到,眼下已经入冬,到了夜里,驻村的队员们屋子里要是没有火塘,那怎么受得了?再苦再累,也不能让这些从城里来的年轻人遭这个罪啊!前些时候,周爷爷和老鸹村的几个村民商量好了,只要谁有了一点空闲,就分头进山去打几担柴火,给工作队队员们送去;不能上山打柴的,只要家里还有宽裕年柴的,就匀出一些来。老鸹村别的什么拿不出来,一点干柴还是有的。

这不,趁着今天天气晴好,周爷爷一大清早就起来,一个人别上砍柴刀,还带了一点干粮和一瓶水、一瓶白酒,扛着扁担就往后山去了。

在洒渔镇的不少村子里,乡亲们烧火做饭,还是习惯用柴火。柴火里又分家柴和硬柴。像松根、松枝、藤子和一些细小的杂树干枝之类的叫家柴,烧火做饭是可以的,但不耐烧,烟也大;生火塘用的柴火,得用硬柴,就是像柞木、野板栗、山樱一类的硬木,耐烧,火头也大。不过,打硬柴得走很远的山道,往深山里去。近处的山冈、岩脚下,只能砍到一些家柴。所以,周爷爷特意带上水和干粮,要进山去打几担硬柴,送给朱队长他们烧火塘用。

后山这一带的山道,周爷爷从小就走熟了。从十来岁起,他就常来这一带的山岩脚下打柴。哪座岩头上有几棵能长成材料的大树,应该留着;哪座岩头上疯长着一些野板栗和山樱等长不成材料的杂木,每年都可以砍来当柴火;哪座岩脚下常年长着可供攀缘的藤子……他心里都有数。用周爷爷自己的话说:“狼有狼道,狐有狐路,猎人也有猎人的脚板子。”

不知是从哪一辈人传下来的习俗,打柴人进山打柴,都要敬一下“柴神”:用自己带进山的酒水和食物,摆在岩脚下和要砍的杂木丛前,念念有词地念诵几句吉祥话,大意是求得“柴神”宽谅,保佑砍柴人平安,期望来年这一带还会草木茂盛、取之不竭。周爷爷小时候跟着父亲进山打柴时,也懂得了敬“柴神”的习俗,所以,他要进山打柴的时候,一定会带上一些干粮和酒水,又能敬“柴神”,又可给自己解渴、解乏,垫垫肚子。

周爷爷常说,不论做什么,都要“穿钉子鞋拄拐棍——把稳行事”。打硬柴,他从小就练成了一把好手。按照老一辈的规矩,真诚地敬了“柴神”后,他就抽出事先磨得锋利的砍刀,开始干活儿了。他砍下的硬柴都是一样的长短,码成捆儿后再砍一些坚韧的藤子,或者把细长的苦竹扭成坚韧的竹篾,还有那些韧劲十足的牛筋草,也能搓成结实的草绳子,把砍下的柴木捆成结结实实的一捆儿一捆儿的,码放在一处对着风口和向阳的山岩上,便于风干。

山里人为人都很朴实,不会为了一两担柴火,背上不劳而获的坏名声。所以无论是谁打下的柴火,放在这里多久,都不会被人担走。你想什么时候来担下山,就什么时候来好了,都没有问题。还不到晌午,周爷爷已经打了七八捆硬柴了,整整齐齐地码在了山岩上。这时候,他觉得有点累,就找了块岩石坐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然后拿起酒瓶,“咕嘟”了两口,给自己解解乏。

“唉,真是老咯,不中用了,还没打上几担柴,身子就有点‘打踉跄’了啊。”他有点自嘲地自言自语道。突然,从远处隐约传来了呼唤声。周爷爷手搭凉棚,一边瞭望,一边侧耳听去,真的有个人影,正从远处朝着这边走来。来的不是别人,正是附近中心小学的王校长。王校长从小是在后山这边的白鹤村长大的,对这一带的山道,也跟周爷爷一样熟悉,所以他晓得在哪里能找到打柴的周爷爷。

说实话,光是小学里的事情,已经够王校长忙活的了,平时哪有时间和机会再来“体验”少年时代经常干的打柴的营生呢?正好赶上星期天,他听说周爷爷进山打柴去了,就马上从小学附近的农家里,借了一把砍刀和一根扁担,循着山道就来找周爷爷了。

王校长眼色好,老远就看到山岩边周爷爷的身影了。他一边喊着:“大爹——周大爹——”一边快步朝这边赶来。身在此情此景中,王校长忽然想起从小就背熟的一首唐诗——贾岛的《寻隐者不遇》:“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他饶有兴致地念诵了一遍,忽然又觉得这首诗不太对景,松下既没有童子,师傅也并非是在山中采药。他忽然记起,另有一首明代孙一元的《访樵者》,跟眼前的情景更为贴近:“远寻山中樵,不识山中路。隔林伐木声,遥忆林深处。”他饶有兴致地一遍遍念诵着,不觉已来到周爷爷跟前。

“哎呀,是志远呀,你咋来了啊?”周爷爷一见来者是王校长,有点惊讶地问道。

“大爹,打硬柴可是要点子力气啊,我来帮帮您。”王校长笑嘻嘻地说道。

王校长名叫王志远,是周爷爷从小看着长大的。所以,周爷爷总是“志远、志远”地喊他。

“是哦,一上午不到,就有点跌跟头、‘打踉跄’了,真是老了啊。”周爷爷自嘲地笑笑说,“你这一天到晚,扑爬连天的,还有工夫跑来打柴!”

“大爹,学雷锋、做好事,不能都您老人家一个人做呀,我也想跟着您进点步、沾点光嘛!”

“打两担柴火也算‘学雷锋’?”周爷爷一直喜欢志远张口就来的幽默感,一听到这话,憨厚地咧嘴笑着说,“工作队的年轻人,在城里哪个不是娘疼爹亲、娇生惯养的,住到了这山里头,可不能让他们连个火塘都围不上呀!”

“老鸹村人应该感谢您呀,这些年来,您可真是替他们操碎了心!”

“哎,‘软绳子才能捆得住硬柴火’!将心比心,只要老鸹村变好了,全洒渔镇的人,不是也会跟着脸上有光吗?”

就这样,在家乡的山岩下,这一老一少两个打柴人,你一句、我一句,你一捆、我一捆,从日上三竿,打硬柴一直打到日头落下了山岩。

乌蒙山月朗

乌蒙山区冬夜的月亮,比任何地方都要清冷和皎洁。不知是在什么年代里,生活在乌蒙山区的人们留下过一句老话,叫作“秒椤寨在月亮上”。一句话就把乌蒙山区月亮的美丽和神秘,活灵活现地描画了出来。

乌蒙山区的冬夜,清朗、高旷、开阔。尤其是有月亮的夜晚,天地一片澄碧,月亮又圆又大,明晃晃的,仿佛一抬脚就可以走进去;皎洁的月光洒在秒椤树、凤尾竹、金竹、苹果园、土楼、瓦屋上……好像给一切都镀上了一层水银般的光亮。

就在周爷爷和王校长这一老一少,挑着柴担走在山路上的时候,一轮金黄的月亮,已静悄悄地升上了阔净的夜空,升起在高高的黑山顶上,银色的月光从山顶洒到山脚下,洒满了洒渔河两岸的苹果园,也把长长的流水映照得波光粼粼。

多么皎洁的月光啊!月亮高高地升起在仿佛正回荡着苍凉箫声的山林上空、山谷上空,升起在收获后肃静的田野上空、坝子上空,升起在堆满了苞谷秸和稻草垛的禾场上……偶尔有一两只不肯归巢、还在夜游的大鸟,会“哇”的一声从黑黢黢的树林和竹林里飞起,更衬托了这山区月夜的静谧与空旷。

这时候,有的老年人也许正坐在堂屋中间的火塘边,衔着长长的烟杆,给后辈人讲他那些永远也讲不完的小时候的故事。这时候,在河对岸的小学校里,挂在校门口一棵老樟树下的那口铁钟,应该已经安静地入梦了吧?只等着明天,新的一天到来的时候,不是王校长,就是另外一位值日的老师,会轻轻地把它敲响。响亮的钟声会从小河对岸,飘过整个弓河村,飘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把那些像小山雀一样的孩子,重新召唤到小学校里来。

皎洁的月光,还会透过一格格窗棂,洒进每一间空空的教室里,洒在那擦得干干净净的小课桌、小讲台、小黑板上,就像洒进大树上的鸟巢里一样。月光也安静地洒在校园外面的小石桥上,洒在通往村子的小路上,照亮了小路上的一小片、一小片的夜霜,和一小团、一小团安静的积水。

在洒渔河边读书的孩子,没有谁不知道千瓣莲的故事的。王校长多次给老师和学生们讲过千瓣莲的故事。

小学校园东南角上,有一片小香樟树林。那是王校长来到这里的第一年,请周爷爷和一些家长帮着栽下的。现在,每一棵小香樟树都长得郁郁葱葱、挺拔茁壮了。

小树林的旁边还有一个小池塘,因为老师和学生们都熟知了千瓣莲的故事,开春后的一天,周爷爷来学校帮忙清理小池塘里的杂草,特意带来一包莲藕的根子,分散扦在池塘四周的泥巴里。

王校长问:“大爹,这是什么根子?”

周爷爷笑着说:“你不是天天给娃娃们念叨千瓣莲、千瓣莲吗?这些就是千瓣莲,也就是乌蒙山人口里的宜良莲。”

王校长笑着说:“好呀,还是大爹想得周到。等千瓣莲长出来了,这个小池塘,就有点寓言色彩啦。”

“只要能出芽,就准能开出花。”周爷爷说,“不过,还要等上好些日子呢!”

“大爹说得对,要想看到最美的千瓣莲盛开,就得有足够的细致和耐心。大爹您看,还有那些小香樟树,只要给它们一些时间,不也是一棵一棵地都在长高吗?”

这片小香樟树林,也是王校长心心念念所在。栽下了这片小香樟树林之后,每天上课前,响过预备铃后的那几分钟时间里,王校长总喜欢站在走廊上,满怀欣喜地看着那些绿油油的、正在生长的小香樟树,心头也会情不自禁地漾过一阵阵温暖的自豪感。

那一瞬间,他甚至想到了不知从哪本书上读过的一段话:“这里的每一棵树,都是我亲自种植的,因此对我非常亲切,不过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事。在我没来到这里以前,这里是一片生满野草和荆棘的荒地,正是我们经过垦殖,将这片荒地变成了美丽的园地。啊,想一想吧,再过三四百年,不,不需要三四百年,也许几十年之后,这里将全部是一片美丽的花园,一片高高的、绿荫遍地的树林,那时,人们的生活将是多么惬意和美好……”

有多少个暖风习习的春夜,或是虫声唧唧的夏夜或秋夜,当月亮像弯弯的小船,在白莲花般的云层里缓缓穿行的时候,夜风从小树林那边吹过来,带来一阵阵淡淡的小香樟树叶的芬芳,吹来小池塘边的水草和绿荷的清香,他在这小小的校园里来回徘徊着,就像在欣赏着自己用心写下的作品一样。

他想象着,这里的每一棵小香樟树,都像是一个来自不同家庭的孩子,他必须带着所有的老师,用心地、努力地去给每一棵小树培土、浇水、护根、捉虫,甚至要修剪一些偶尔长得有点歪斜的树枝。

他想象着,每一个孩子在未来的日子里,都会沿着这条小路,走出童年的小山村,走出洒渔镇,甚至走出乌蒙山,去寻找自己的“诗和远方”。而现在,他和他的同事们的使命,就是在这些洒渔河边的孩子们心上,洒上清泉和雨露,让他们像春天的小树一样长高、长壮实!让每个孩子的脚步,都能从这小小的起点开始,变得端正、踏实和坚定,从这里,坚定地迈向未来的日子,迈向远方。

百里滩的麻线儿酱

李子胜

在过去的日子里,破旧的衣服上总是补丁叠补丁,补丁多的衣服看上去不美观,但是可以蔽体,可以继续保持衣服的完整,给人留下最低限度的体面。那个时候司空见惯的麻线儿酱,就是百姓餐桌上的补丁,连缀了日常滋味的残破与苍白,遮住了一日三餐的窘迫。麻线儿酱虽然难登大雅之堂,但却像是不离不弃的看家老狗,陪伴主人度过了漫长的贫困岁月。黑黝黝的酱缸蹲在院子里,缸盖上有着尘土以及砸在尘土上的脚印,更像一位艰苦岁月里善良的亲戚,在你捉襟见肘的日子里,给予慷慨的援助。只需要打开缸盖,舀一碗鲜咸的麻线儿酱,剥几根大葱,一顿饭就突然有滋有味了。

麻线儿酱其实就是麻虾酱,百里滩人把麻虾酱异读为麻线儿酱。麻线儿酱就是用海里或者汪子里、盐沟里的一种体形很小的虾米做的虾酱,对于百姓餐桌而言,如冬天的大白菜一样司空见惯。在我与少年时代渐行渐远的日子里,对一个白瓷碗里被大葱蘸出各种痕迹的麻线儿酱的记忆,却始终如一地清晰。

那时,家家户户都定量供应粮食,每个人因年龄、工作不同,定量供应的粮食也不一样。我家住在长芦汉沽盐场工区谭家港时,邻居们多是盐工,盐工是体力劳动者,每月享受近五十斤粮食定量,让我家羡慕不已。我父亲在粮食局机关工作,母亲虽然毕业于师范学校,却被分配到粮店工作,他们那时的工资收入、粮食定量都矮人一截。我二姑从十几岁起就生活在我家,一家六口人,日子始终过得非常拮据。在我的记忆里,换下棉裤就是单裤,没有从寒冷到温暖过渡的毛裤、秋裤。十几岁的男孩子喜欢去附近的盐碱滩上疯跑,满身大汗地跑回家,棉裤早就被汗水浸透了,两条腿从热气腾腾的棉裤里抽出来换上单裤,瞬间就有脱胎换骨般的轻松和凉爽。这个感觉就像吃了一年的玉米饼子就麻线儿酱,到了除夕这天突然面对红烧肉、熬带鱼、拌海蜇的丰盛年夜饭一样,让人狂喜不已。

幸亏我家有农村和渔村的亲戚,农村的亲戚每年会给我家送来棒子面、高粱米;渔村的亲戚则是给我家送来各种咸鱼干:海鲇鱼干、腊头鱼(河豚)干、鲨鱼棒子干(一尺多长的小鲨鱼)、洋鱼(鳐鱼)干等。棒子面做的饽饽饼子,咬一口,立刻在嘴里散开,咀嚼起来毫无食物的滋味,吞咽时又刺嗓子眼,好多人吃棒子面都吃伤了。但棒子面遇到了咸鱼、麻线儿酱,混搭在一起竟让人容易接受了。棒子面味道的寡淡被麻虾酱、咸鱼的鲜咸弥补了,麻线儿酱与咸鱼的齁咸,又被棒子面的平淡甜香化解了。“天津卫”百姓一直爱吃“贴饽饽熬小鱼”,也应该是这个道理。

贫困生活终于随着时代发展而结束了。我上高中后的感觉最明显,平常日子,家里餐桌上也不缺大鱼大肉了。1988年,我考进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到大城市去读书,中文系所在的师大北院校区坐落在六里台,北院很小,很像一个中学。大学四年,我最自豪的就是,师大北院的伙食不错,很多考入其他大学的汉沽一中的校友老乡们,都喜欢周末成群结队来师大北院蹭饭。那时的学生们最爱吃的菜是炒土豆丝,土豆丝经过油炸就有了一层焦香的皮子,咬开后里面又是沙沙的土豆泥,由于用甜面酱等作料炒制,味道上又多了一种酱香,买四两米饭、五角钱的土豆丝,这顿午餐可以给人带来如与初恋女友在幽深安静的公园相会的幸福感。那个时期,对麻线儿酱的记忆,早就被我抛到了九霄云外,偶尔在餐桌上遇见,也会避之不及。情窦初开的年轻人口腔里,怎么可以常有大葱与虾酱的气味呢?

青春时代是属于爱情的。人年轻时,比起对异性的爱慕,什么都不重要,年轻人为理想而奋斗,渴望被心爱的人仰慕。而年轻时的美好时刻,真像一块糖,甜蜜无比,但是放在生命的长河里,甜美的滋味就被缓缓地稀释冲淡了。人到五十来岁似乎活明白了,与生活、与周围的人和事都和解了。年轻时,眼界太窄,经历多了,很多人和事也就淡然了。可是,我发现,最难和解的是少年时代对故乡某种美食的情结。年代越久,对遗落在少年时代的美食便越想深入探究。

过了五十岁,我突然对少年时代经常吃到的咸鱼与麻线儿酱产生了兴趣。我爱钓鱼,鱼钓多了,就晒成鱼干儿,到了冬天,分送给朋友们。可我不会做麻线儿酱,直到有个机缘,认识了蛏头沽村的董氏父子,他们把制作麻线儿酱的技艺传授给我,让我有了亲自做一下麻线儿酱的想法。老董为我们做了一桌正宗的渔家菜,当时是农历四月,渔家有“四月二十八,狼鱼熬海花”的说法。此时的狼鱼肚子里有金黄色的鱼子,无比鲜肥。餐桌上自然少不了红烧狼鱼,还有一道菜叫蚶子托,用鸡蛋、玉米面和白蚶子肉做的,做法类似锅塌银鱼。这个蚶子托别具一格,在满桌子渔家菜的味道比拼中,还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董氏父子是海鲜酱制作的非遗传承人,当然少不了他们最拿手的麻线儿酱,端上桌的麻线儿酱颜色纯正,质地细腻,团一把小葱,蘸取虾酱,塞进口中,唇齿之间立刻充满虾酱浓郁的鲜味和小葱的香味,麻线儿酱一点也不咸,因为不咸,鲜香便更加突出。他们制作的麻线儿酱,与市场售卖的完全不是一个口味。

老董告诉我,做麻线儿酱必须得选上好的麻线儿,最好是混养汪子里的麻线儿,也就是俗称的“港麻线儿”。与大海仅间隔一道海埒的大汪子,也就是“港”里出产的鱼虾,都要比大海里同样的鱼虾美味。民间有“河鲀海鲶港梭鱼”的说法,这里提到的港梭鱼,就是指混养汪子里的梭鱼。混养汪子里的港梭鱼、港鲇鱼、港刺鱼、港狼鱼、港鲈板鱼、港白虾,都是内行食客热捧的好食材。海里也有麻线儿,但是海麻线儿皮厚肉少,做熟的麻线儿酱颜色粉红,大葱蘸过的酱碗,残渣相对多些。麻线儿放进酱缸发酵时,千万不能用淡水清洗,掺和一定比例的海盐,搅拌均匀,再有阳光加持,一个月后,就可以吃到美味鲜香的麻线儿酱了。晚上用密眼篓子放进麻线儿酱缸,转天从麻线儿酱里渗出的虾油就充满了篓子,撇出来的虾油,也是上好的调料,或腌制小菜,或做炒菜作料,或做馅鱼作料,都能大幅提升味道。但是,取干净虾油的麻线儿酱味道很差,没法吃了,一缸扔掉十分可惜,老董尝试着用这种麻线儿酱腌制芥菜,这个麻线儿酱芥菜吸收了虾酱的滋味,反而别具一格,可谓化腐朽为神奇。

百里滩渔家海鲜酱,除了麻线儿酱,还有白虾酱、螃蟹酱、海虾酱,其味道各有千秋。麻线儿酱遇到了其他海鲜酱,就像胡同串子遇到了社会大哥,抬不起头来。过去有的百姓吃不起海虾酱,这种虾酱要用鲜活的养殖虾,去掉虾头里的胃包和虾线,用绞肉机绞碎后腌制,成本有点高,但是味道确实比麻线儿酱更鲜。我有个性格豪放的朋友,曾经一口气买了五万块钱的养殖虾,做了几缸海虾酱,上门淘换者络绎不绝。他曾经在酒桌上斗酒,输掉了一缸虾酱,一时传为美谈。此事,也足见百姓对海鲜酱的痴迷。

去年冬天,我在家尝试做麻线儿酱,遇到问题就用微信咨询小董。麻线儿与海盐搅拌后,放进玻璃缸里,每天在阳光里搅拌,麻线儿的颜色从土灰色,逐渐转换为淡紫红色。最初几天,玻璃缸散发出的生腥味很大,一周以后,开始有了类似螃蟹的那种鲜味。继续每天在阳光里的搅拌,让阳光激发麻虾身体里的鲜味。

对故乡味道的记忆,就像一根拴着风筝的纤细而结实的丝线,总是牵扯着放飞很久的内心,时不时地就渴望重回故里,重温旧梦,重品少年时代的家常味道。去年,我的两位高中时代好友,先后从澳洲回家乡探亲,品尝故乡的家常菜——炸马口鱼、大葱蘸酱、溜咸鱼、拌海蜇、馇熬港白虾、馇八带鱼、蒸海红、红烧海乖子鱼,我能从他们惊喜的眼神里,察觉出这根牵引丝线的恒久力量。

生活刚好起来时,麻线儿酱就像被遗忘在尘埃里的穷亲戚,因为我家生活不再急需玉米面和咸鱼干,于是它们便被逐渐富裕起来的生活淡忘,甚至抛弃了。很多年中,我只是偶尔撞见它,但是很少直视它,更懒得重新品尝它。我觉得那就像是贫穷生活中的那块大补丁,当时可以补衣蔽体,但是同时也让人觉得像块大伤疤一样丑陋,令人自惭形秽。

过了知天命之年,因为我对盐渔文化的重新认知,逐渐发现了麻线儿酱的悠远淳朴之美,它饱含着海鲜与海盐的味道,是大海的慷慨馈赠,无论时间如何变化,它一直静静地陪伴着我,值得我重新爱上它——原来,易变的是人心,不变的是故乡的味道。

渔民称每天搅拌麻线儿酱为“精悠”。我很喜欢这个词,只有精心呵护,才会得到最美好的味道。因为亲自做过了麻线儿酱,我对这种海鲜酱的认知,也越来越饱满,我用文字描述时也就多了一份自信。我在中篇小说《海鸭谷》中,就用主人公“精悠”麻线儿酱作为闲笔,增加小说的味道:

“晒虾酱的麻虾,都是春生在纳潮沟里拉网拉的,土灰色的麻虾被拉上来,用海水简单一洗就干净,然后拌上灰头土脸的粗粝海盐,搅拌好,装进缸里。再经过多日的暴晒和不停的搅动,把每天的新鲜阳光源源不断地搅拌进去,麻虾酱才会从腥咸变成咸香。从腥咸到咸香,像是坐着漫长的滑梯,只有一丝不苟地搅拌,才能从齁咸的这端滑向咸鲜美味的那一端。每天打开缸盖,春生就能看到虾酱颜色的变化——从灰褐色慢慢转变为紫褐色,这就是搅拌进去大把大把香喷喷的阳光的缘故吧。”

二十多年的写作生活,让我感悟到,这些富有生命力的文字,一定要有结实的生活经历作支撑,才会永远拥有毛茸茸的质地。这样的文本,无论你什么时候打开,它们都永远生机勃勃。

滦河站的早晨

郑建伟

大暑节气之后,早晨的滦河站在阵阵蝉鸣和列车南来北往的轰鸣声中,又开始了新的一天。上面烤、下边蒸,尽管刚过早晨7点,而且前一天夜里还下了一场雨,但暑气丝毫不减,压得人有些喘不上气来。

候车室里的空调,早早就打开了,温度适中,开往北京方向的G8924次列车,一会儿就要开始检票了。旅客们有的在排队候车,有的在接受安检有序地进站,还有的在悠闲地吃着早点、听着音乐、唠着贴心话。

“请出示您的身份证,配合检查。”

“您在充电桩充电要看好手机,避免丢失或拿错。”

天津铁路公安处滦河站派出所值勤的几位民警,一大早就开启了暑运模式,解答问询、站车查缉、安全宣传、排查清理。闪烁的肩灯、醒目的红袖标,在候车室、通道和站台上频繁移动着。

“警察叔叔好!”正在检票口巡视的小王,偶遇了一个学生旅游团,其中一个小男孩给他敬了一个队礼。参加工作一年多来,这种礼遇还是第一次,小伙子幸福得乐开了花。带团的老师告诉他,孩子们这次是去北京五日游,要观看升国旗仪式、参观故宫、游览八达岭长城。

“叔叔,我可想看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了。”

“叔叔,一会儿我们也感受一下中国高铁的速度。”

看着这群天真无邪的孩子,小王打心眼里高兴,目送着他们融入人群之中。

趁着溽热还没完全上劲儿,线路民警们简单吃了口早饭,带上几大瓶白开水就上路了。辖区内81公里津秦高铁线路、13个隧道、6个疏散通道、50多个工作门,是他们的“责任田”。G8924次列车发车的时候,民警老杜和小武正驾车在被大家调侃为“搓板路”的路段上颠簸着。该区段有3公里多,大货车多、沙尘多、大大小小和深深浅浅的明洼暗坑多,看不见头的一队大货车,正夹带着漫天黄沙迎面而来,警车在夹缝间前行。老杜和小武一点儿也不慌乱,这条路他俩已经跑了11年,太熟悉和适应它的脾气秉性了。自2013年滦河站开站建所,他俩就到了派出所,老杜明年5月退休,小武建所那年刚从警校毕业,两个人把宝贵的岁月都留在了滦河站。

终于顶过20多分钟的煎熬,前方道路拨云见日,变得豁然开朗起来,警车穿过沙河驿村和唐庄子村,就可以与津秦高铁列车并行了。紧挨着高铁的乡间小路虽然不宽,但是很干净,路旁种着成排的杨树、火炬树,三三两两的喜鹊、鹌鹑,时不时地从车窗前飞过。老杜多年来有他自己的经验,开车时要近看护网,远看桥涵、接触网,只要卡子扣在栅栏上没脱落,就说明加密网状态良好,民警的双眼得像一把尺,一米的刺丝滚笼不能少于5圈,圈与圈间隙超过20厘米就是隐患。

汽车在山脚下熄了火,去柳新庄隧道还要走一段山路,山里的风微凉,老杜和小武身上的汗退了不少。“杜叔,慢点儿,这块儿路滑。”走在前面的小武,侧过身伸出手要拽一把老杜。“你走你的,我没事。”老杜不服老。“来吧,把手给我。”一老一小两只有力的大手紧紧握在一起。站在隧道口旁的山坡上,太阳大约成45度角斜照在他们的帽檐上,两人脸颊和手臂上一层密密的汗珠在闪闪发亮,一列、两列、三列动车,正在脚下纵横穿梭。

太阳照在山坡上,另一组人马——民警老田带着辅警小魏,已经踏上归程。满目是层层叠叠长势正旺的花生、红薯梯田,连绵的青山,延伸的高铁,又有一列复兴号像银色的蛟龙一般飞驰而过。天堑变通途。守护铁路畅通,就是守好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

滦河站的早晨真的很美,是生机勃勃之美,是散发着醇厚泥土气息之美。

本版题图 张宇尘

文艺周刊

第二九九四期

乡居岁月（外一首）

吕志福

在青葱的榆钱儿
似雪的槐花和稻香的微醺中
舔着嘴角留痕的悠悠甜香
让寂寥的心野暖暖返青

记忆中的味道

岁月可以漂白鬓发
却漂白不了骨子里
乡野的味道

榆钱儿、槐花一簇一簇
不容多想,说绿就绿
说开就开了,风一吹
便有飒飒笑声响起
摸摸嘴巴,才知道
津津汁液还在舌尖流溢
光阴可以雕刻苍老
却雕刻不了生命里
故乡的味道

月光一滴一滴
从屋檐、树梢落下
惊起一片蛙鸣和几只飞鸟
远处稻田起伏,稻穗摇晃
拥抱宁静安详的村庄
低下头才发现
它还在从我身上滴答

时间可以流逝华年
却流逝不掉我血液里
家的味道

炊烟一缕一缕
自房顶缭绕,紧紧拽住落日
饭香弥漫,燕子归巢
爬山虎趴在墙头
满眼尽是欲滴的垂涎
嗅一嗅才发觉
那些熟悉的气息一直萦绕心头
乡情无可言喻

那些记忆是烙印于心的
亲切的乡音
总是以谚语的形式打开
河中缓缓流淌的春水
屋顶袅袅飘升的炊烟
燕子沿着熟悉的方向翩翩飞来
唤醒种子和花朵
我叫不出那些花和草的名字
它们曾以春天的名义遍布田园

那种宁静是深入内心的
灵魂的家园
总是以朴实的微笑作答
牵牛花吹落晶莹的露珠
霞光氤氲祥和的村庄
花喜鹊在老槐树上筑巢
蒲公英轻轻飘散,一个少年
还有一群涌动的羔羊走向远处
羊蹄上沾满了花香

那种美丽是无法忘怀的
寻觅的目光
总是禁不住地回头凝望
月光滴落的声音还是那么清澈
漾起秋水一样的思绪